

艾芜全集 第16卷

日记 (1937—1961)



艾芜全集

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 艾芜全集

第十六卷

· 田 汉 (1937—1961)

四川文艺出版社  
成都时代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艾芜全集. 第16卷 / 艾芜著. — 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14. 6

ISBN 978-7-5411-3880-5

I. ①艾… II. ①艾…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作品综合集②日记-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88670号

艾芜

AIWUQUANJI

全集 16 日记 1937-1961

RIJI 1937-1961

策 划 叶 勇 胡 焰 林文询  
编辑统筹 郭 健  
责任编辑 郭 健  
责任校对 汪 平 文 诺 舒晓利  
内文设计 史小燕 张 妮  
封面设计 任 熙  
责任印制 唐 茵 等

出版发行 四川文艺出版社  
成都时代出版社  
社 址 成都市槐树街2号  
网 址 www.scwys.com  
电 话 028-86259285 (发行部) 028-86259303 (编辑部)  
传 真 028-86259306

读者服务 028-86259310  
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2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

印 刷 成都东江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65mm×230mm 1/16  
印 张 23  
字 数 340千  
版 次 2014年6月第一版  
印 次 2014年6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11-3880-5  
定 价 85.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





|| 1961年在北京



|| 1985年2月在成都新巷子19号家中庭院



# 目录

A I W U Q U A N J I

1937年 .....	001
1944年 .....	003
1951年 .....	009
1952年 .....	076
1953年 .....	192
1954年 .....	258
1955年 .....	275
1956年 .....	315
1957年 .....	331
1960年 .....	344
1961年 .....	353

# 1937年<sup>①</sup>

## 1月1日 ◆ 星期五

一月一日是新年元旦。但左右邻居，都没有过年的气象，我们也兴奋不起来。正如孟子所说：独乐乐，不如与众同乐——众乐乐？想去看戏，但觉影片不大好。又计算一下钱，一人两角，便要四角，合下车钱，也就使人不十分有劲，遂作罢论。给旅居汉口的潮<sup>②</sup>一信。又回仰光的阿黄<sup>③</sup>的信，只写一段，因为他来信很长，我又没时间，便只好分作几天来写。

## 1月30日 ◆ 星期六

早上去买菜，购鸡一只，鸡贩子的秤，是三斤四两，要一元三角半，这是由伙计叫的。接着，又叫老板娘称，因她忙，不知伙计已叫过价，便开口一元二角半。由此可见做伙计的，比老板娘狠一点，因他处的地位可怜，不得不讨好主人。随后，我就借别个卖菜的秤来称，只重天平两斤十四两。鸡贩子的秤，其不可靠如此。难怪精通买东西的，都必带秤一把。我们向老板娘还价一元，继添至一元五分。她无论如何不肯卖，后来她问老板，老板点点头，生意就讲成了。我想开始就同老板交涉，绝不会费这么多的周折吧。

## 2月11日 ◆ 星期四

天阴。旧历元旦。一早就听见到处放火炮。我们对于旧历元旦的风

---

① 这是艾芜当年在上海的三则日记。

② 指同乡同学刘弄潮。

③ 指黄绰卿。

习，多已忘记，就有记得的，也不实行。但娘姨却处处提醒我们，房门一开，她就说恭喜。并身穿新衣，四十多岁，还头戴红花一朵。妻也为之动容，忙开箱拿新衣来穿。娘姨就说，开不得呀！但我们笑而不语。我们年倒愿意过的，只是不管一切的旧规。



## 1944年<sup>①</sup>

9月12日 ◆ 星期二

夜来落雨，早上天有晴意。

我们一家宿在沙河资源委员会贵阳区运务处的礼堂内，没有臭虫，电灯又终夜通明，睡眠甚为舒服。一早便收拾行李，搬到2182汽车上，候车的颇多，说是要等一位熊教授才能开行。结果等到正午，还没见熊教授来，车上的其他的搭客，皆对这位不认识的人物，抱怨起来。分派车辆的罗懿则君亲到城内去催，回来说熊教授到花溪去了，车要等到明天才能开。杨泉生君在资委会运务处办事，是在贵阳初次认识的，便同罗懿则君商量，改乘2014汽车。车上所运为湖南出产的黑铅，正午便向重庆开走。2182汽车上的搭客，皆极羡慕，认为我们的运气好。

沿路天时晴时雨，气候亦很寒冷。到三桥，宪兵检查，即以西南公路局局长发的通行证与之观看，便极容易地通过了。检查站介绍三个难民上来搭车，其中有夫妇两人，还带两个小孩。他们是湖北人，在衡阳开小织布厂的，一路逃难，行李已卖得所剩不多了。女的生了小孩，不满一月，汽车开时，风极大，便头勒布帕，男的还张伞御风。他们携饭一篮，牛肉炒辣椒一碗，似刚吃饭，便叫上车来。车一面走，他们便一面吃饭。男的吃了几口，便递跟女的，且把怀中的小孩接来抱着，女的勉强吃一会，又接过小孩，把碗递

---

① 抗战时期的1944年夏天，桂林进行大疏散。艾芜携全家六口人，离开生活了五年的桂林，途经柳州、贵阳、遵义等地，辗转三个多月，最后到达重庆。这一年的八则日记是艾芜逃难生活的片段记录。

给男的。显然吃饭极不方便，车一跳动，不是饭落车上，便是筷子夹菜夹不进嘴。看来狼狈，亦颇为亲热。半下午，便停车息在扎佐，离贵阳约四十公里。旅馆主人为一老妇，年六十余，儿子在外做事，自己一人当家，房间厨房厕所皆收拾得十分清洁，招待客人亦很客气周到，我们小孩子的尿布，她也替我们烤干。唯独床上臭虫太多，晚间不能熟睡，大感苦恼。这位老妇人最爱讲话，晚上葵<sup>①</sup>带孩子们睡时，我到厨房去烤孩子的湿衣湿裤，她在旁边不禁赞叹地说：“你们才和气喃！”接着还说了很多。夜半葵捉臭虫要她加添灯油，她也很和气地起床，毫不抱怨。算是我们一路走来旅馆女主人中最和气的一位。

### 9月13日 ◆ 星期三

早上落雨，一早起来打好背包，便将九件行李书箱，亲自抱上车去。葵抱三女坐司机位侧，我带三个小孩在车内。七点钟车便开行，一路风雨从篾篷洞飘入，孩子们都在喊冷。我便打开雨伞给他们遮住风雨，车开得很快，颠簸极大。汽车烟子弥漫车内，味道不甚好闻，同车一位太太便呕吐起来。我因夜来肚子不好过，早上又不爽快，看见狼藉车上的呕吐物，也几乎呕吐起来。我怀抱二女，大地又靠在腿上睡着了，大女又依在脚下，一只手还得张伞，替他们遮住风雨，便不得不格外打起精神，招呼他们。

九点钟到乌江，此地江流湍急，山势雄壮，路在江之两岸，汽车沿山盘旋而行。刚满五岁的大地精神尚好，一路上高坐在背包上向外观望，每见一里程碑，即问走了几里，过一镇市，尤使他高兴。正午到遵义，汽车开到资源委员会遵义车站上，司机便说机件损坏，须大事修理，而所需的重要配件，且要到重庆才可以找到，这一来就要抛相当时间的锚了。遂取下行李，住车站对面的上海旅社。幸此地生活程度尚低，鸡蛋五六元一个，馒头烧饼五元一个，客饭八十元一客，菜相当好。夜间睡在床上，听见廖司机在同旅店女主人闲谈，用半庄半谐的口吻，要女店主给他介绍一位太太，最后不断郑而重

---

① 即艾芜夫人蕾嘉，原名王显葵。

之地说：“乱七八糟的可不要，我一讨亲，就要讨规规矩矩的。”我奇异起来，他昨夜在扎佐不是曾对我说，他有妻子在重庆么？而且是在缅甸讨的摆夷姑娘。

## 9月14日 ◆ 星期四

早上一起来，见 2180 汽车开行，1014 汽车的廖司机站在车头的侧边，他是去重庆取汽车配件去了。饭后，在旅店写信，把抛锚的事情告诉在贵阳的友人，信共四封，分发与杨泉生、熊佛西、方敬等人。我们希望在贵阳资源委员会运务处做事的友人，能在车子方面跟我们想点办法，并盼望 2218 汽车到来，能够搭乘我们。葵觉得遵义地方生活程度低，暂留一时也好，让大家休息休息，并谓离重庆甚近，很愿长住下来。但我听见本地人说，一年雨水甚多，和贵阳差不远，我就不大喜欢了。我这次在贵阳半月多，只碰着三两个晴天，真是苦雨够了。

## 9月15日 ◆ 星期五

这天大晴，使人快乐。

早上带孩子们吃了豆浆烧饼后，即和葵各抱小孩一个，领珍妮、大地进城去玩。在城外街上看见一家人壁上，尚留有“打倒日本帝”的残余标语，系当年红军路过时唯一可以看见的痕迹。城内街道相当宽大，唯房屋都参差不齐，实一老城市现象。街旁种的树木，不及尤加里树好看。书店甚少，卖新文学的更不多。旧衣铺挂卖的旧衣，有许多打有补丁的亦在出卖，显见衣料在此地卖价相当的贵。到金价铺子问金子价，是一钱三万，收进则是二万五，看来比贵阳高（贵阳二万六千，收进二万三千）。但实际却低一点，因这里用的老秤，在桂林买的戒指一钱按老秤只合九分左右。我们因抛锚的关系，路费不足了，便卖戒指一个，合价三千二百五十元。

在城内店子吃午饭，回来已十二点过了。听见 2618 号汽车已开过，甚为懊丧。我们只好等车修理好了再走了。



## 9月16日 ◆ 星期六

我们见每天吃客饭花钱，便决定自己煮饭。

这天天晴，一早便携带珍妮、大地到大街去买猪肉。结果走了很远，都未买着，只好买羊肉半斤回来，去钱六十元，买炭五斤，去钱五十元，米一升，一百元。因见人家都已吃饭，来不及自己烧了，就又到北方馆去吃客饭，花钱二百四十元，小费五元。主人对我们特别客气，因为生意冷淡要拉买主，今天且炒鸡肉一盘。这一条街旅馆饭店，全是因资源委员会运务处车站的关系而开的。现在渝贵间来往的车辆甚少，旅客不多，故格外显得冷落。

下午葵搓好衣服，我便同孩子到野外水井边去清洗。田中稻穗黄了，土堤上打碗花花红红地开着。天气晴朗，仍有夏意。

## 9月17日 ◆ 星期日

从昨天下午起，我们就开始煮饭。

今天一早起来，就到小菜场买菜。番茄在柳州需四五十元一斤，此地只消七八元就可以了。早饭后读英文本易卜生的《社会栋梁》。下午到新运服务处阅报，知敌人已打到全州。

## 9月18日 ◆ 星期一

夜来发疟疾，来势甚猛，冷得使人发颤，牙齿也互相碰击起来。早晨醒来，头昏且痛，肚子很不好过。觉得的确生病了。饭后睡了好一阵，吃奎宁丸一粒。

阅报见全州已失，敌后侵湖南道州，岳家在宁远，即在道县紧邻，恐亦不免要沦陷了。夜间再吃奎宁丸两粒，疟疾未再发。店主人的女儿，人皆呼之为太太，年三十余，生了小孩七个，脸子极瘦，白里带青，像是生着肺病的光景，整天看小说，夜里也看，今天告诉我她昨夜看到鸡叫，真是小说迷了。她看的小说，多数是上海出版的那鸳鸯蝴蝶派的小说，新小说她看过茅盾的《虹》、巴金的《家》，鲁迅的小说则全没读过。外国的小说，她喜欢《嘉尔曼》

和《茶花女》。除了看小说之外，她还喜欢打麻将。每逢她白天出去看病，久久不回来的时候，她的母亲见留下的小孩啼哭，便走出走进地大声抱怨起来，还向人申诉：“你们看，这哪里是医病，全是过她的麻将瘾去了。我这么大岁数，还拿孩子来折磨我。她说她没有好娘。我也没有好女！”一个人的时候，便走出走进地抱怨：“死了，就只好跟她烧副麻将牌！”她的母亲是旅社的主人，脸子瘦削打皱，眼睛昏暗发红，嘴角下垮，给人一种严厉冷峻的印象。她身材瘦长，穿件淡色的长衣，老是显得邋遢。如果晚上掌一支蜡烛，从阴暗的房间走了出来，你说她是巫婆，专门走阴和鬼打交道的，你不会起丝毫的怀疑。她的神情，实在太合适没有了。她的穿着和店主人的身份极不相配，客人往往疑惑她是店里的帮工。她为人非常吝啬，一文两文小钱，本不该她得到的，她都想弄进她的荷包。我进旅馆的第二天早上，刚爬起来，就听见她们母女俩在为钱的事争吵，甚至骂出母女间不该骂出的怪话。起初我以为她不喜欢打麻将，后来才清楚，她是不喜欢女儿在外面打，而在自己家里，和她楼上长住的客人，如将校研究班的学生、副师长之流打牌打在一道，则是很高兴的。而且还替女儿抱那不能走路的小孩，成天地带着，毫无怨言。原来这是在家里打的结果，她可以把抽头的钱称心如意地放进衣袋。关于这一点，她请的一个男茶房非常不快，就在我到的第三天，说是回家挑东西，便一去不来了，单剩一个女工在旅社里煮饭洗衣，客人方面的洗脸冲茶以及锁房开门，却全由客人自己照顾自己了。客人洗一套被单，出钱八十元，她便不让女工洗，她都要自己动手，得下这笔在她认为很够眼红的数目。她只准女工洗她店里的东西。女工，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太婆对此很生气，但并没有像男工一样地走开，只是愤愤地背地向我说：“我是做几天算几天的。目前就是为这个小儿子的病才好了，让他饱吃几天，调养调养！”女工的丈夫到贵阳找事去了，半达半年<sup>①</sup>没有回家。女工便带着小儿子，到人家去做工。

---

<sup>①</sup> 半达半年：四川方言，整整半年之意。

9月20日 ◆ 星期三

在遵义有个步兵学校，还有一个将校研究班，都在我们旅社的附近。平常总容易在街上看见胸前挂着将军字符号的军人，他们都觉得很愉快的样子。在我们房间的楼上，住着一个副师长。云南人，矮个子，他的将军字符号的同学，打招呼的时候，就带戏谑的口吻喊他矮子。他常常同×太太讲笑话。×太太从乡下劈枝桂花回来，×副师长就嘲弄地说：“是香些，×太太的桂花，是比别人的香些。”或者还笑着开玩笑：“你今天姓×，明天呢？又姓什么？”×太太笑笑回答：“小鬼，你也同我开玩笑起来！”×副师长钱用得很多，同将军字符号的同伴，同穿得阔阔气气的女太太们，打起麻将的时候，就输得很不少。他的一个勤务兵，挂着军需的符号，拿出一匹上好的斜纹布向人兜售，说是他们的师长欠钱用，比前回少些钱也可售出，只消五千多元。随即小声笑着，仿佛告诉一件趣事似的：“他这几天输光了，不然不会这么便宜卖的。”随又带着夸耀的神气，说他副师长在这半年期间已用上几十万了。勤务兵姓李，一口道地的昆明口音。他常常把他主人订的贵阳《中央日报》、昆明《云南日报》拿来给我看。还拿一本陈铨作的《无情女》给我瞧，这是一本戏剧，我翻了几页看看，觉得对话矫揉造作，极不自然，看不下去。



## 1951年<sup>①</sup>

### 元月2日 ◆ 星期二

筹备第二届各代会(重庆市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情形:

1. 名额,第一届第三次各代会代表 408 人,第二届第一次会议代表基本不变;
2. 有组织的团体,应尽量做到推选或开会协商同意决定代表(不是普选,而是协商式的推选);
3. 建议机构变为代行人民代表会议的机构,可以推选正、副市长及市政府委员,应加重宣传,使人民明白这和第一届各代会性质不同;
4. 一月二十五日到月底开会,五六天;
5. 代表产生时间,一月十五日以前;
6. 新闻出版界的稿件编审工作,该由文联负责。

### 元月3日 ◆ 星期三

今天与青年学生座谈,听他们谈对美国的认识和参加军干校的认识。

有的学生发言说,解放前看过渣滓洞烈士的尸首,但仍未认识美帝的可恶。

有学生说虽然愿去军干校,但这种思想还不巩固。有个戴大帽子的学

---

① 1951年艾芜身份与职务:西南军政委员会文教委员会委员,重庆市人民政府委员,重庆市文联筹委会副主任,兼任重庆大学中文系主任、教授;同年5月8日被任命为重庆市文化局局长。

生说：“我是新中国的青年，不参军还算青年吗？”

××同学在工厂看过美国的春片，有各种性交的图片，看后就犯手淫，变成病者。他说听了同学们的报告，很激动，深深感动，才大胆地把受影响的思想暴露出来（起初怕同学们耻笑）。

学生们又对《飘》进行了批判，说《飘》站在奴隶主立场，歪曲事实。杨全宇的父亲做过成都市市长，在省参议会上揭发贺国光等人的隐私（米贩卖事件），曾用五万元囤小麦，父亲被蒋介石枪毙（杨当时八岁）。父亲死后，她回到自流井祖父家，祖父是大盐商，请家庭教师教她。祖父叔父都有姨太太。父死母嫁人。后祖父结束盐生意，买田置产，靠田生活。家里人说，父从事政治，致有灾祸，所以自己恨政治。她认为自己留恋赫思佳的生活，因此才不能把自己交给祖国，同学评议会上认为她自愿参军的基础不够。她说，过去同学批评我骄傲、虚荣、任性，自己也觉得对祖国的感情不够。现在申请入团，已得到批准。她说，如果没有解放，真不知自己会变成什么样的人，现在才真正热爱祖国。她的姑母看过《飘》，且说，女孩在男人面前须骄傲，才会受到尊重。她和姑母住在一起，家庭生活很舒服，姑父在发电厂做工程师，美国留学回来的。

1. 组织留美学生，凡是在美国受过侮辱的，要到群众大会上，去现身说法，并组织他们做文章。把美军的弱点要向群众讲出来：a. 怕夜战；b. 美军怕抄后路；c. 美军不做事。

2. 提高一般国民的信心，相信我们人民的力量强大，是不怕任何帝国主义的。

3. 学习必须与亲身经验相结合，要受美帝侮辱的人控诉与反美侵略结合起来。

## 元月6日 ◆ 星期六<sup>①</sup>

去歌乐山共和村，做土改准备工作。

---

<sup>①</sup> 关于土改中所涉及的人和事，均是艾芜个人见闻记录，几十年后所发生的变化，在他八十年代的日记中有所反映。

见石荣廷洋房旧宅匾额：荣业所基。石荣廷的洋房坐东向西，培园面对嘉陵江。

农会第三段二十二保，农会委员孙兴发是个佃农人家，他的房屋坐东向西，有个大天井，向西一列屋子，大门口挂着红苕藤。开会前，孙兴发睡在稻草上，儿子孙玉林头戴工人鸭舌帽，(穿)蓝色草黄军衣，脸瘦有点麻。

竹狮子是曾晓同的院子，没有围墙，在汉渝路左旁边，一丛丛的竹林，背靠马路，面临田地，比较平整。

开会的地方在进门的房子内，进门的右边，放有稻草，旁边是牛圈，有两条水牛。左边高粱秆围的屋子，进门的左边，放有一张桌子，一些板凳。农民有的坐在稻草上，有的坐在板凳上。地上有牛屎鸡屎的印迹，颇有臭气，太阳从后边屋子晒来。

农协会会员、武装自卫队的何吉祥，四十岁，在邻水县种三十二石，天干只出了十六石，他用四十两银子押佃，牛被牵，逃到重庆当丘二。他做丘二十多年，头发深，勒白帕子，脸色灰黄，有短胡子。着短衣，破夹袄，拴布带子，短烟袋，竹头子烟袋吊个荷包，裤子有白布黄布的疤，裤子是黑布，穿草鞋，足杆缠油绿布，显得好久没有洗了。他的女人何包氏，长头发，涪陵人，结婚七八年。

户籍段负责人，一个农村的知识分子，代孙典发写的字据：

今领到：

农协会退押黄谷三石老斗，领无别拿，来还牟海廷黄谷一老石，又还黄清山放工人民币二十万元正，下胜(剩)人民币，拿来买猪料不误。此据，乡农协台照。

孙典发 条

公元一九五一年一月六日

沿途水田多，层层都是冬水田，田埂边是胡豆。有一农民腰挂笆笼，右手拿一竹竿(尖端略为钩起)，把水划混，一面走，一面划，左手则拿一鱼罩